

Art World, *Guo Hongwei: Back to the Inside of Painting, but the outside of object*, text/Luan Zhichao, P53 & P86-87, Sept 2013, Issue 277

艺术世界®



郭鸿蔚，《红的塑料袋 No.3》，
油画，80×60cm，2009，
艺术家 | 图片提供

从菜篮子到塑料袋，再到环保袋，这种时代的变迁唱响了日常生活“买汰烧”的三部曲。塑料袋以其廉价、轻盈、即用即抛的优势，将菜篮子留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记忆里。如今，出于环保主义和绿色节能的角度，塑料袋又因为回收价值低容易造成都市的视觉污染、难以降解而造成土地资源与水源的污染，遭到了环保袋的取而代之。

我不是图象解释学和庸俗社会学爱好者。对绘画来说，诗学的角度比美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更吸引我。

郭 物回鸿 的到蔚 的外绘： 面的画 的里 面，

Guo Hongwei:
*Back to the Inside of Painting
but the Outside of Object*

栾志超 | 采访

郭鸿蔚，1982年生，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北京。除艺术创作，他还是北京非营利性艺术空间“分泌场”的发起人和策划人，同时担任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

郭鸿蔚是少数在绘画领域就当代性和艺术本体以及创作媒介进行思考的年轻艺术家。和很多艺术家在一张画布上画一个静物或者画一个场景中的多件静物不同，他的作品都是抽取掉一个物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使用性、工具性，仅仅画物的形态本身，在一张画布上画一件物的很多种形态。除了纯粹形式化的物，郭鸿蔚思考的还有媒介本身。他的很多作品系列，如《收集者》和《东西》既有用水彩创作的，也有用油画创作的。这也构成了郭鸿蔚用绘画这一媒介进行创作实验的一部分。不管是水彩还是油画，在创作时都会用到很多媒介剂（如水或者油），因此也就存在着一种艺术家同偶然性之间的博弈。正是在画之前不知道能画成什么样，郭鸿蔚才不断地去画。这种不可控的因素让郭鸿蔚持续地沉浸在不知道会画成什么样子的快乐里。郭鸿蔚对“博物学”深感兴趣，因此他的兴趣爱好也显得很“博”。尽管放不下绘画，他又总想去干点别的。在刚刚结束的“编辑”个展中，郭鸿蔚还呈现了自己用数码技术进行的创作。但在他看来，这些创作都是在一条绳子上，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ArtWorld: 经历了油画系的教育以及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相信你深谙中外的静物绘画传统。能谈谈你对这样一个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吗？

郭鸿蔚：物是相对于人来讲的，是指那些以人为尺度判断的那些没有生命的对象。传统的说它只是在题材上和人像或花鸟以及山水或风景加以区别。静物是个舶来词，是指那些静止的，不能自己有意识运动的东西。在中国古代自唐有清供画，但却经常和真实的插花和花瓶并置，以展现两重不同的“现实”。无论中西，静物的绘画传统都来自于最原始的绘画功用性，就是能够转移摹写，并且代替被描绘的对象成为存在。对我来说这就是人最基本的欲望之一——占有欲。西方更精于把对于物的触觉通过视觉的方式展开，但东西两种描绘方式都很写实，是平行于真实的两种“现实”。

ArtWorld: 在这个传统中有没有你很喜欢静物绘画作品？

郭鸿蔚：我个人很喜欢张恩利的作品。他的作品节制而诗性，无论是绘制的静物还是那张画本身，都是一个空洞但充盈的容器。

ArtWorld: 你接受的是怎样的静物写生教育？

郭鸿蔚：很传统的苏派训练，以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角度去学习技术。我之前就试过去画一个十年前画过几十遍的石膏头骨，很有趣。一个是真正的习作，一个是作为作品的习作。



郭鸿蔚在工作室, 2013, 小甜腥 | 摄, ©新视线

ArtWorld: 你将自己现在的作品也称作“习作”。一直以来你都不相信隐喻、意义吗?

郭鸿蔚: 不是不相信, 只是这跟我对绘画的理解有出入。我不是图像解释学和庸俗社会学爱好者。对绘画来说, 诗学的角度比美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更吸引我。

ArtWorld: 对当下的静物绘画, 你有怎样的思考或批判?

郭鸿蔚: 我只能说说我自己为什么画静物。最初我是开始注视那些被忽视的事物, 比如说我工作室里养的仙人掌, 我扔掉的烟头, 我每天坐的板凳。对于我来说我每天和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 他们在我的尺度里是以功用性存在的。我觉得如果持续地对对待审美物的方式去审视它们的时候, 这些东西会变的不一样。比如说以一个非日常的角度去看, 比如说基于形式的秩序感将其排列起来。当你把诸如一个塑料袋之类的日常物放在工作室白墙下的一角看上一天的时候, 你会加深对它的了解, 会过滤掉很多信息而只剩下你所注视的那个表象的壳。我觉得静物的表象更纯粹和客观, 不像画人那样会迷失在主体的情绪里。静物的表象更简单, 不像人像的结构那么复杂。你能很从容的安排把那块痕迹安放到物体哪块相似的形体里去。这种节制很好, 很诗意。没有背景和故事情节, 没有审美的安排, 仅仅回到绘画的里面, 物的外面。

ArtWorld: 不断地去画一件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物, 画完之后, 你自己再看这件物, 是怎样的感觉?

郭鸿蔚: 就像你盯着一个字看或者把一个字写很多遍一样,

你会觉得你不认识这个字。因为你已经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 它的字义消失了, 功用性没了。你只知道就形式来说它的形状和结构。

ArtWorld: 是形态间不易察觉的相似吸引你, 还是那些微妙的差异?

郭鸿蔚: 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很吸引我。大致的同, 微小的异。世间万物就是这么被视觉理解和确认的。

ArtWorld: 你觉得把物按照它的形态所呈现出的某种规律或范式进行排列, 幽默又诗意。你在现实生活中的秩序中还能感到这种幽默和诗意吗?

郭鸿蔚: 能啊。不光是这样的形式感, 生活中其他这样的瞬间很多, 这取决于你感受力的强弱。但是只有一部分碰巧的, 莫名其妙的, 注定地变成了你的作品。

ArtWorld: 你的作品不管是画照片, 还是画日常物, 或者是画一些自然现象, 都是以“物”为对象的。包括你前段时间“编辑”这个展览, 也是针对已经成为物的作品进行。你自己也是对“博物学”很感兴趣。能否谈谈你对物本身的理解呢?

郭鸿蔚: 其实我对绘画的理解也很物质性。无论我们在一张画的表面看到了什么图象, 它本身还是一层或薄或厚的颜料, 有自己的厚度, 有侧面和背面, 依附在承载物上。物只是物质性的某种载体, 是某种“客观”和“真实”。